

玉照新志





志新照玉

撰清明王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志新照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王明清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張

四庫全書提要

玉照新志六卷。宋王明清撰。此書多談神怪及瑣事。亦閒及朝野舊聞。及前人逸作。所載胡舜申己酉避亂錄。頗詆譏韓世忠。明清不爲置辨。蓋當時相去甚近。毀譽糾紛。尙未論定。宋齊愈獄牘一條。深不滿於李綱。則朱子語類亦有是語。非好詆譏正人。他如王堯臣諫取燕雲疏。李長民廣汴都賦。姚平仲擬劫寨破敵露布。皆載其全文。足資參證。又如載曾布馮燕水調歌頭排遍七章。爲詞譜之所未載。亦足以見宋時大曲之式。蓋明清博物洽聞。兼嫻掌故。故隨筆記錄。皆有裨見聞也。其曰玉照新志者。自序謂得一玉照於永嘉鮑子正。又獲米南宮書玉照二字。揭之寓舍。因以名其所著書云。

玉照新志序

慶元戊午，明清得玉照一於友人永嘉鮑子正。色澤溫潤，制作奇古，真周秦之瑞寶也。又獲米南宮書玉照二字，因揭寓舍之斗室，屏跡杜門，思索舊聞，凡數十則，綴緝之，名曰玉照新志。務在直書，初無私意。爲善者固可以爲章弦，爲惡者又足以爲龜鑑。間有奇怪諧謔，亦存乎其中。若夫人禍天刑，則付之無心可也。長至日，汝陰王明清書。

玉照新志卷第一

宋 王明清撰

神廟聖意銳於圖治熙寧之政既一切變更法度開邊之議遂興洮河成功梅仙拓地然後經理西南小羌韓存寶以弗績誅繼而永洛大餉徐禧之徒死之由是恥於用兵上亦鬱陶成疾元祐初政廟堂諸公共議捐其所取紹聖崇寧紹述之說舉竄逐棄地之柄臣取青唐進築湟鄯銀夏至童貫蔡攸乃啓燕雲之役馴至靖康之禍悉本二子紹述思之令人痛心疾首

元祐黨人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紹聖所定止七十三人至蔡元長當國凡所背已者皆著其間殆至三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頒行天下其中愚智溷淆不可分別至於前日詆訾元祐之政者亦獲廁名矣唯有識講論之熟者始能辨之然而禍根實基於元祐嫉惡太甚焉呂汲公梁況之劉器之定王介甫親黨呂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六十人勝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爲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范忠宣太息語同列曰吾輩將不免矣後來時事旣變章子厚建元祐黨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於士大夫報復而卒使國家受其咎悲夫

元祐初脩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晁張是也故詞采粲然高出前代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章指以爲謗史乞行重脩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敘劉永

年家世載徐德占母事。王文公之詆永年，常山呂正獻之評曾南豐，邵安簡借書多不還，陳秀公母賤之類，所引甚多。至新史，於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且究問前日史臣悉行遷斥，盡取王荊公日錄無遺以刪脩焉。號朱墨本。陳瑩中上書曾文肅，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也。其所從來，亦有本焉。覽者熟究而考之，當知此言不誣。

紹興庚申，金人以河南故地歸我，詔以孟富文庾爲東京畱守。富文辟畢少董良史以自隨，未幾金敗盟，少董身陷僞地者累年，嘗於相國寺鬻故書處，得熙豐日歷殘帙數葉，無復倫序。少董南歸，出以相示，於是緝其可以傳信者凡八條，今錄於編，亦有已見裕陵實錄中者，併存之。

云中書劄子度支員外郎充龍圖待制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呂大防奏，伏見本路鳳翔府寄居著作佐郎前崇文院校書郎張載，學術精深，性資方毅，昨因得告尋醫，未蒙朝廷召命，義難自進。老於田間，衆所共惜，臣未敢別乞朝廷任使，欲望聖慈，且令召還書館舊職，有不如臣所舉，甘坐罔上不忠之罪。候敕旨奉聖旨，依奏。許朝參，令發來赴闕，依舊供職。

又云中書省劄子，已降敕旨，奉使高麗船第一隻，賜號凌虛，致遠安濟神舟。第二隻，賜號靈飛，順濟神舟。右奉聖旨，額且令御書院如法書寫，一面疾速入急遞，至明州交割。及本州製造牌額安排，所有勅牒，令安燾等收掌。

又云，均州奏爲本州編管前漳州軍事判官練亨甫，逐次與兄練劼、弟練冲甫，往女弟子魯麗華家踰濫。

後收養在寶林院郭和尚房下。令求食。因探見魯麗華與百姓王九在店飲酒。喚歸寺。毆打魯麗華。致樂營將申舉。已送司理院照對去訖。奏聞。

又云。晉州奏。據雄州防禦推官知秀州崇德縣事充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狀。欲乞令今後春秋釋奠。並以堯鄒二公配享。如允所請。乞卽下禮部定奪次序立式。伏乞備錄聞奏。州司所據陸長愈狀奏聞。候勅旨。尋下太常寺定奪申部。今據本寺狀看詳。先聖文宣王。以先師顏子配享。及以次從祀。皆其門弟子也。孟子知道。固當知尊禮。然與孔子異代。難與顏子並行。配享之禮。所請難議施行。申部看詳。太常寺所定未得允當。古者配享及從祀。但取著德立功。其道有以相成者。不必皆用同時之人。如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先農之配。卽以後稷神。句芒爲少昊氏之子。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今春秋之祭。則句芒配伏羲祝融大庭迎氣之日。又爲從祀。是異代之人。得爲配祀明矣。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伏勝高堂生杜預范寧之徒二十一賢。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至今猶爲從祀。孟子於孔聖之門。當在顏子之列。至荀況揚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久未配享。誠爲闕典。伏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設位於堯國公之次。所有荀況揚雄韓愈。並以世次先後。祀於左邱明等二十一人之間。所貴上稱聖朝褒崇儒賢備脩祀典之意。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帖檢。會左邱明至范寧等二十一人並封伯爵。如允所請。卽乞荀況揚雄韓愈並加封爵。自國子監及天下至聖文宣王廟。皆塑鄒國公像。其冠服同堯國公。仍畫荀況等像於從祀之列。荀況在左邱明之下。揚雄在劉向之下。韓愈在范

寧之下冠服皆從封爵奉聖旨依

又云勅下江東轉運司斷太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陳繹爲前知廣州日將造到公使庫檀木觀音將松木觀音換檀木觀音入己并將公使錢糴糴餵飼自己白鵬等并役使土丁槍手脩築廊宇內地基及并將官乳香於神寺獨自焚燒并申奏辨明所犯虛詐及取勘時逐次虛妄等罪并男承務郎新差汝州洛南稻田務陳彥輔役使廣州軍人織造木綿生活等罪并取勘虛妄併將仕郎試國子監四門助教郭應之於廣州公使庫受供給與陳繹管勾宅庫買物虧價陳繹合追見在太中大夫舊官諫議大夫龍圖閣待制或以職當徒一年勒停緣前項輕罪內犯盜賊一疋仍令准例追毀出身以來誥勅文字除名勒停放陳彥輔各從杖一百私罪上定斷罰銅十斤放郭應之該赦奉勅並依斷內陳繹特免除名勒停落龍圖閣待制仍追一官差知建昌軍替鄭琰成資過滿闕陳彥輔特衝替又云王安石劄子奏幸遭聖運超拔等夷知獎眷憐逮兼父子戴天負地感涕難勝顧迫衰殘糜捐何補不勝螻蟻微願以臣今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爲僧寺一所永遠祝延聖壽如蒙矜許特賜名額廣昭希曠榮遇一時仰憑威神誓報無已取進止奉聖旨依所乞以報本禪寺爲名額其中載練亨甫事亨甫以知經術馳名熙寧間爲王荊公之高弟而所坐迺爾殊不可曉又恐在謫籍一時官吏迎合觀望如秦少游未可知耳

章聖朝神明逸抗疏辭歸終南舊隱上命設宴禁中令廷臣賦詩以寵其行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

習詩誦北山移文一遍。明逸不懌云：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熙寧中，王荊公進用時，有王介中甫者，以詩詆之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荊公不以爲忤，但賦絕句云：莫向空山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不自知，蓋取於此。中甫，三衢人也。昭陵時，中制科，仕裕陵爲從官。子沈之彥，允、漢之彥、周、渙之彥、昭、瀉之彥、楚，皆近世名卿。今家居京口。

熙寧中有太廟齋郎姜適者，淄川人，樞密遵之孫。嘗從開封府覓舉還鄉，途中有平輿數乘，每相先後，初亦不暇問之。既抵里中，乃徑趨其家，適出詢之，有婦人焉，顏色絕代，方二十餘。語適曰：吾來爲汝家婦，適曰：吾納室久矣，豈容他人？婦云：使足下自有妻，我願妾御無悔。反覆酬酢久之，適知其怪，然勢不容拒，遂以廊廡間空屋數楹處之。徐觀其變，婦者亦有使令，自置烟爨，烹飪飲食，無異常人，略無毫髮之擾，亦不與之講男女之好也。既無從詰其來歷，但合門畏懼而已。積是逾年，人情相與亦頗稔熟。忽有道人直造舍，婦一見掩袂大哭。道人者語適云：子倘不遇我，禍有不可言者。此婦人，劍仙也，始與其夫亦甚和鳴，終乃反目，婦易形外避其夫，訪於天下，今將迹至君家，來殺此婦，并及君焉。吾先知之，萬里來救君命，今夕必有異。子但閉目勿開，安以待之，可保無虞。是夜三鼓後，忽窗中劃然有聲，見二劍自空飛入，適如其言，瞑目安坐，少焉二劍盤旋於適頭之前後，天將曉矣，忽聞喝聲甚厲云：可啓觀，卽蚤來之道人也。下視之，有人首一血流滿地。道人曰：可賀矣，腰間瓢中取藥一捻布之，血化爲白水。人首與道人俱不見。次日婦人亦辭謝而去，適自此神氣秀爽，不復以利名縈心。屏妻子，常往來鄆杜之間。

以藥餌符水療人之疾，數見奇效。時人敬之。其後孫處恭安禮所言如此。安禮，君子人也。所言必不妄。明清近觀熙豐起居注云：元豐四年，慈聖光獻皇后上仙，裕陵追慕，至忘寢食，適詣闕上言，能使返魂。上亦信之，使試其術，且載其施行云：太廟齋郎姜適進狀，稱係虞部郎中正觀之子，光祿寺丞緯之姪，爲學道休官，有法，能致太皇太后復生。詔差御藥院李舜舉傳宣中書密院兩府南廳聚詢。本人稱限六十日內，當如其所陳。於京師城西金明池內脩壇作醮，差御藥監及宣使賜淨衣一套。至期無驗，復詰之。云：太后方與仁宗凭玉闌干賞千樹梅花，無意復思人間，上以狂妄除名，送秀州編管。後不知所終。

元祐三年，東坡先生自翰苑出牧錢塘道，繇毘陵之洛社。時孫仲益之父教村童於野市茅簷之下。仲益方七八歲，立於岸側，東坡望見，奇之，呼來前，與語，果不凡，詢其所學，方爲七字對矣。與之題云：衡茅稚子璫璫器，仲益隨聲應之云：翰苑仙人錦繡腸，大加賞歎，贈之以縑酒，囑其父善視之。後來果爲斯文之主盟。

趙諗者，其先本出西南夷獠，戕其族黨來降，賜以國姓。至諗，不量其力，乃與其黨李造賈時成等宣言，欲除君側之姦，詞語頗肆狂悖。然初無弄兵之謀。建中靖國時事既變，諗亦幡然息心，來京師注官。時曾文肅當國，一見奇其才而薦之，擢國子博士。諗謁告省，其父母於蜀中，其徒句羣以前事告變，獄就遂以反逆伏誅。父母妻子悉皆流竄，改其鄉里渝州爲恭州。文肅亦坐責，告詞略云：逮求可用之才，輒薦

逆謀之首是也。究其始，止以猜忿妄作，遂至殺身覆宗。百世之下，永負寇盜之名。學者亦當以輕剽爲戒焉。

明清每閱唐史甘露事，未嘗不流涕也。嗟夫！士大夫處昏庸之世，不幸罹此，後來無人別白，可恨。近觀續皇王寶運錄云：僖宗光啓四年正月詔云：太和九年，故宰相王涯以下十七家，並見陷逆名，本承密旨，遂令忠憤終被冤誣。六十餘年，幽枉無訴，宜霑沛澤，用慰泉扃，並與洗雪。各復官爵，兼訪其子孫與官使銜冤之魂，亦伸眉於九原矣。惜乎劉昫宋景文歐陽文忠不見此書，載之於新舊唐史，殊爲闕文。如褒贈常濬孟昭圖二人之文，亦其時已見之洪景廬容齋三筆，不復重錄。

明清家昔有盧載范陽家誌一書，敘其祖多遜行事之詳，爲陸務觀假去，因循不曾往索，尙能彷彿記其二三。一則云：多遜素與李孟雍穆厚善。多遜竄逐後，萬里相望，聲迹眇絕。時法禁嚴，邸報不至海外。一日，忽赦書至，後有參知政事李多遜云：此必孟雍。若登政府，吾必北轅。戒舍人僦裝已，而果移容州團練副使。未渡，巨浸間忽見江南李後主衣冠如平生。問云：相公何以至此？多遜云：屈後主斥之云：汝屈何如我屈？由是感疾而殂。又多遜門下士有種英，蘇冠者，平生最器重之，得罪後，賓客雲散，獨英冠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還。英後易名放，卽明逸。冠易名易簡，魁天下，爲參知政事。

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一則樞密副使遜之孫，與歐陽文忠同在洛陽幕府。其後文忠爲作墓誌銘，稱其志守端方，臨事敢決者，一乃與東坡先生遊。東坡推爲前輩，詩中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

燕燕忙能爲樂府號張三影者有兩蘇世美一東坡作哀詞者一蘇丞相子名京二人皆知名士也。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舉世皆知之子高初名迴後以傳其詞徧國中於是改名邁易字子開與蘇黃遊甚稔見於尺牘東坡先生又作芙蓉城詩云決別之時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無戚戚後當偕老於澄江之上初所未喻子開時方十八九已而結婚向氏十年而鰥居年四十再娶江陰巨室之女方二十矣合卺之後視其妻則倩盼冶容脩短合度與前所遇無纖毫之異詢以前語則惘然莫曉而澄江江陰之里名也子開由是遂爲澄江人焉服其丹年八十餘康強無疾明清壬午歲從外舅帥淮西子開之孫明之諱在幕府相與遊從每以見語如此此事與雲谿友議玉簫事絕相類子開趙州人忠穆驥之孫虞部員外郎正路之子仕至中散大夫晚歸守濡須祠堂在焉賀方回爲子開挽詩詞云我昔官房子嘗聞忠穆賢又云和璧終歸趙干將不葬吳今乃印在秦少游集中明之子卽爲和寧也少游沒於元符末子開大觀中猶在其誤明矣

元符中饒州舉子張生游太學與東曲妓楊六者好甚密會張生南宮不利歸妓欲與之俱而張不可約半歲必再至若渝盟一日則任其從人張偶以親之命後約幾月始至京師首訪舊游其鄰僦舍者迎謂曰君非饒州張君乎六娘每恨君失約日託我訪來期於學舍其母痛折之而念益切前三日母以歸洛陽富人張氏遂偕去矣臨發涕泣多與我金錢令候君來引觀故居畢乃僦後人生入觀則小樓與室歡館宛然几榻猶設不動知其初去如所言也生大感愴不能自持跡其所向百計不能知矣作

雨中花詞盛傳於都下云。或云。卽知常之子。子功燾也。其詞云。事往人離。還似暮峽歸雲。隴上流泉。強分圓鏡。枉斷哀絃。曾記酒闌歌罷。難忘月底花前。舊攜手處。層樓朱戶。觸目依然。從來嬾向繡緯。羅帳鎖交。比翼文鴛。誰念我而今清夜。常是孤眠。入戶不如飛絮。傍懷爭及爐烟。這回休也。一生心事。爲爾縈牽。此得之廉宣仲布所記云。

明清述揮塵錄。列本朝諸帝以潛藩爲軍府。今又敬以徽宗詔旨考之云。政和五年十二月己亥。宣德郎王恬等言。本貫遂州。按九域志。都督府遂州爲遂寧郡。武信軍節度使。元豐八年。陛下初封遂寧郡王。紹聖元年。復以遂寧郡王出閣。與蘇潤二州時同而事均。緣本州遂寧縣元符二年。縣下慧明院。秋冬間忽觀佛像五次出現。父老咸曰。遂寧佛出。越三年。奉陛下卽位。嗣登寶位。此其祥兆。乞改府額。詔陞爲遂寧府。又詔主上嘗封蜀國公。陞蜀州爲崇慶府。政和七年十二月壬午。詔以宿州零壁爲靈璧縣。以眞州爲儀眞郡。通州爲靜海郡。秀州爲嘉興郡。從九域圖志所奏請也。實錄與三州圖經及儀眞通州嘉興三志。皆所不載。明清嘗陳于禮部。乞行下。遂州照會施行。

是歲十二月甲申。司勳員外郎張大亨奏。切見朝廷講讀之官。在天子所者。謂之侍讀侍講。而諸王府亦有侍讀侍講官。不當比擬。稱呼相紊。名之不正。孰大於是。太宗皇帝初爲韓冀諸王置侍講。後有欲爲皇族子孫置之議者。以唐文宗改諸王侍講爲奉諸王講。請以教授爲名。從之。且皇族學官。尙不可與王府同稱。而王府官。豈可同天子講讀之號。詔諸王府侍講。改爲直講。侍讀改爲贊讀。大亨字嘉甫。一

時知名士也。

宣和元年十一月乙未。知温州蘇起奏。臣昨謹將耕藉詔書刻石。被以雲鶴。安奉廳事。仍行下四縣。依此施行。自此風雨調順。禾稼茂盛。既已收穫。枯荻又復生穗。每畝得穀一石至七八斗。乞令諸路州縣。效此施行。祐陵覽奏。不樂云。起諂佞。一至於此。何以做在位。其華飾手詔。豈不是相侮。可送吏部。

陳瑩中諫垣集言之詳矣。削籍於建中靖國。崇寧初。蔡元長召拜同知樞密院事。卒於位。恩數甚渥。後二年。其子郊擢福建轉運判官。登對歸。與客言。穆若之容。不合相法。終當有播遷之厄。客告其語。遂坐誅。弟邦送涪州編管。處厚亦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具列詔旨。至重和元年。燕雲之伐興。處厚之姪孫堯臣。以布衣詣京師。扣關上書。力陳不可。且極言一時之失。逾萬言。永祐御批云。比緣大臣建議。欲恢復燕雲故地。王堯臣遠方書生。能陳歷代興衰之迹。達於朕聽。臣僚咸謂毀薄時政。首沮大事。乞行竄殛。朕以承平之久。言路壅蔽。敢諫之士。不當置之典刑。優加爵賞。僉論何私。堯臣崇寧四年。已曾許用處厚。遣表恩澤。奏補。因處厚責降。遂寢不行。今處厚未盡復舊官。可特追復正奉大夫。給還遺表恩澤。特先補堯臣承務郎。此九月二十二日施行。明清伏讀至是。淚落闌干。始知永祐從諫如轉圓。而淵衷初亦知北征爲非。特當時大臣。惟務迎合將順。以邀功。不能身任死爭。卒至禍亂。可不痛哉。今盡列堯臣之疏於左。臣觀商高宗嘗命傳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復陳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天下萬幾。一人聽斷。雖

甚憂勞。不能盡善。堂上遠於百里。以九重之深。而欲盡聞四方萬里之遠。百辟之忠邪賢佞。生民之利害休戚。顧不難哉。是以帝王之德。盛於納諫。諫行言聽。則膏澤下於民。天下同臻於晏然之域。社稷之利也。臣聞陛下臨御之初。從諫如流。嘗下求言之詔。曰。言而不當。朕不加罪。於是謬諤之士。冒昧自竭。咸盡愚衷。而儉人欲杜塞言路。竊弄威柄。乃熒惑陛下。加以詆輕之罪。遂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於天下矣。比年以來。言事之臣。朝奏夕貶。天下之人。結舌杜口。以言爲諱。乃者。宦寺專命。交結權臣。共唱北伐之議。思所以蠹國而害民。上自宰執。下至臺諫。曾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咸以前事爲戒。陛下復何賴焉。臣愚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隙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此臣所以日夜爲陛下寒心也。臣螻蟻之微。自頂至踵。不足以膏陛下之斧鉞。倘使上冒天威。必罰無赦。臣雖就死無悔。何憚而不言哉。願畢其說以獻焉。臣聞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而有外懼。蓋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果來。聖人以一身寄於巍巍之上。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安危之機。不在於夷狄之服叛去來也。有天下國家者。必固本以釋末。未嘗竭內以事外。雖羈縻制御之不失。徒使爲中國之藩籬耳。曷嘗與之謀大事。圖大功。俾憂生於內也。昔王郁說契丹入塞以牽晉兵。定人皆以爲後患。可不鑒哉。古者夷狄憂在內。不在外。外憂之患。吾能固本以釋末。將賢而士勇。隨卽翦滅。其患不及中原。太山之安。有足恃者。內憂之懼。由吾竭內以事外。邦本凋殘。海內虛耗。累卵之危。指日可待。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爲之計。臣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無憂。甚可懼。

也。陛下亦思之乎。厥今天下之勢危於累卵。奈何。陛下不思所以固本之術。委任奸臣。竭生靈膏血。數挑強胡。以取必爭之地。使上累聖德。億兆同憂。且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猶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乃搖尾乞憐。非畏吾也。蓋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彼故茫然不以動其心。陛下將啓燕雲之役。異日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野心。安得不畜其銳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將見四夷交侵。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昔秦始皇纘累世之餘烈。既并六國。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萬里。其意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乃貪利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叛。漢孝武資累世之積蓄。財力有餘。士馬強盛。務恢封略。圖制匈奴。患其兼徙西國。結黨南寇。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師旅之費不可數計。至於用度不足。算及舟車。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始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宋文帝元嘉中。比西漢文景。分命諸將。攻略河南。致拓跋瓜步之師。因而國亂。陳宣帝纘業之後。拓土開疆。志大不已。遂有呂梁之敗。江左日蹙。力殫財竭。旋爲隋氏所滅。隋煬帝恃其富強之資。逞無厭之欲。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賦斂百出。四海騷然。土崩魚爛。喪身滅國。唐太宗定海內。時稱英主。然而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邱之役。師旅數動。百姓疲勞。雖未至於禍亂。然不免有中才庸主之譏。明皇開元之際。宇內謐如。邊將邀寵。競圖戰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磧西恒邈之戰。雲南渡瀘之役。沒於異域數十萬人。燕寇乘之。天下離潰。是皆貪地窮兵。好功勤遠。忽守威持盈之道。不顧勞民之弊。昔者周宣中興。玁狁爲害。追至